

塵煙火內噴口

這是一個母親及一個時代
的血淚傳奇

下

在最動盪混亂的時代裡，母親就是生繫一命的大地。

即使大風大雨，地形險惡，

有了母親的愛，再苦的種子也能掙出綠臂！

沈寧 著



聯經文學

噴吶煙塵

下

冊

聯經文學

噴吶煙塵 下冊

2002年3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260元

2004年4月初版第三刷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著者 沈 寧
發行人 劉 國 瑞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台北發行所地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
責任編輯 顏 艾 琳
校 對 周 湘 羚
封面設計 黃 聖 文

電話：(02) 26418661

台北忠孝門市地址：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-2F

電話：(02) 27683708

台北新生門市地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

電話：(02) 23620308

台中門市地址：台中市健行路321號

台中分公司電話：(04) 22312023

高雄辦事處地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

電話：(07) 2412802
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
郵 撥 電 話：26418662
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ISBN 957-08-2382-8 (下冊：平裝)
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linkingbooks.com.tw>

信箱 e-mail: linking@udngroup.com

三十九

這不速之客，原來是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先生。

「王先生別來無恙？」外公趕緊走出客廳，拱手問候，看見王雲五還是那般模樣，胖胖的臉，兩眼有神，笑容可掬，西裝革履，手提皮包，一副大經理志得意滿的樣子。

外公說：「王先生依然是紅光滿面，精神抖擻，實在難得，實在難得！快請坐，看茶。」

王雲五先生邊坐邊說：「你陶先生可大大今非昔比了。在編譯所，我便看出你不同凡響。果不出所料，五年光景，現在上海灘頭社會史論戰，熱熱鬧鬧。一員戰將就是你陶先生，實在了不起。」

外公說：「聽說王先生已自編譯所所長升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，可喜可賀。」

王雲五看見媽媽躲在樓梯口張望，笑起來，叫，「這一定是那個很會講話的千金。過來呀，我們見過的，還一道吃過飯，對不對？」

外公答：「八歲了，上小學了。」

王雲五搖頭感嘆：「好快！還記得她向我要眼睛會動的洋娃娃。」

外婆在廚房裡燒好茶，托個青銅茶盤，上面放兩個細盜小茶盅，都蓋著蓋，走到客廳來。

王雲五看到，忙站起身道：「嫂嫂不忙。」

外婆把茶盤放到桌上，答說：「王先生請坐用茶。」

王雲五重新坐下，笑著說：「希聖兄現在是上海大名人了，嫂嫂跟著享福的日子不遠了。」

外婆一邊從茶盤裡一個一個取出茶盅，放到王雲五和外公面前，一邊說：「他在外邊做事，還不是要王先生多照顧，不要做錯才好。」

外公伸著手招呼：「請用茶，請用茶。」

外婆走開，到樓梯口把媽媽推上樓去，說：「大人講話，你看麼什！上去做功課。」

王雲五端起茶杯來，說：「嫂嫂很賢慧，女兒也聽話。希聖兄好福氣。」

外公喝口茶，說：「我初回上海時，曾去印書館看望友人。王先生那時剛好出國了。」

王雲五趕緊放下茶杯，解說：「我到美國去了一段時間，考察現代化企業管理。前幾日剛回到上海，聽說你陶先生在上海灘呼風喚雨，攪得四鄰不安，所以馬上來拜訪。」

這句笑話，並不可笑，王雲五卻先自哈哈笑起來。

外公也強笑笑，說：「哪裡，哪裡，不過是些學術爭論而已。」

王雲五話題一轉，說：「我今天來是請你去吃飯。」

外公說：「王先生，這是何必？」

王雲五說：「我是有事相求。」

外公說：「王先生只管直說就是，只要陶某能做的，一定鼎力相助，絕無二話。」

「走吧，我們去新雅。」王雲五說著站起身，提起皮包，就要走的樣子。幾年前，商務印書館跟英國領事館打官司的時候，他們常常在新雅共進午餐。現在外公在中央政府幾個部門作過主任，在幾個大學兼作教授，真成社會名流了。王雲五要在新雅請他吃飯，意在叙叙舊情。

「那麼恭敬不如從命，無功先受祿了。」外公站起，對王雲五拱拱手，跟著他出門了。

那一頓飯竟然吃了四個多鐘頭。外公從中午十二點鐘出門，到下午五點才回來。媽媽等在客廳裡。外公走前告訴媽媽，他會帶一盒積木回來給她，所以她在客廳裡等。

積木真的帶回來了，一大盒。媽媽急忙爬上飯桌，從盒子裡一塊一塊抽出積木來，細細地看，擺來擺去，高興得大叫大喊。

外公說：「這是一大盒，和泰丫一道玩。」

媽媽說：「我會！祥丫要玩也可以。」

泰來舅爬上椅子，跪在上面，抓積木。媽媽不管他，只顧自己搭來搭去。祥來舅坐在地板上，伸著手哇哇叫，外婆從桌上拿了兩塊積木，給他在地板上玩。

「你們又吃冬瓜盅了嗎？」媽媽一邊玩一邊問。

外公說：「沒有，這次喝的雞絲湯。」

「還有什麼？我們以前吃過嗎？」媽媽隨口問，其實並不在意外公的回答。

外公說：「沒有。我們點的清燉蟹粉獅子頭、雅梨炒腰花、蝦仁珊瑚、五色鱔段。」

外婆端來洗臉水，放在外公面前，對媽媽說：「哪來那麼多話，女丫家，人家看不起。」

媽媽說：「飯店的飯好吃嘛！」

外婆假裝生氣了，說：「家裡飯不好吃？」

媽媽聽出語氣，轉頭看了外婆一眼，說：「好吃，不過不一樣。」

外婆回過頭，看著外公洗臉，說：「要回書館去了？」

「是。」外公回答，一邊擦臉。

外婆問：「自己還寫文章麼？」

「就是討論這件事，所以耽誤時間。」外公放下毛巾，坐到椅子上，繼續說，「我在各大學裡講課的安排，還要保留，自己的研究和寫作，也還要做，給他們做事的時間當然不會多。」

外婆端了洗臉盆走到後面去倒，一邊問：「怎麼安排？」

外公說：「星期四下午我要兼課，下午兩三點就離開印書館。另外每星期給我一天做自己的研究寫作，可以在書局，也可以在家。最好的是，進書局做事，我又可以利用圖書館了。」

外婆端了新沖的茶走回屋裡來，又問：「還作編輯麼？」

外公接過茶，喝了一口，說：「還作編輯我會答應去嗎？」

外婆撇撇嘴說：「你有什麼了不起！」

外公說：「他請我作中文秘書，辦總經理的書信，公司的文書。」

外婆說：「不過秘書而已。」

外公說：「只作秘書，我怎麼會答應。我主要做公司法律事務，是我的學業本行。王先生說：有名律師太忙，無名律師不可靠，還是我這個不掛牌的律師，能夠擔當書局的法律事務。」

外婆說：「人家看重你。」

外公又喝一口茶，說：「其實，我之所以答應回去，主要是因為王先生考察了美國工商管理回來，決定改革商務印書館的管理，要我幫助。這是我喜歡做的，否則，回去有什麼意思！」

外婆問：「薪水多少？」

外公答：「每月二百元。」

外婆算著說：「每禮拜只作四天半，薪水不算低。」

外公說：「這樣，星期天就只好用來寫文章。」

外婆說：「你不去書局做事，差不多星期天也都是看書寫文章，誰誤過你的事？琴丫，收桌子，吃晚飯了。」

外公有些奇怪，說：「啊哈，我才吃過中飯回家，又吃晚飯了。」

「你看看鐘，你一頓飯吃了五個鐘頭。你不餓，我們都餓了。」外婆說完，到廚房去盛菜端肉。外公站起身，幫忙把祥來舅抱上椅子坐好。泰來舅自己早爬上椅子坐好了，望著外公。

外公在桌邊坐下，對媽媽擠擠眼睛，小聲說：「我還是要吃的。」

「姆媽，爸爸還要吃。」媽媽對廚房叫一聲，又轉頭對外公皺皺鼻子，說，「饞貓。」

第二天開始，外公又上班了。每天早上出門，中午回家吃飯。他現在在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的總經理辦公室做事，坐在對面的是英文秘書潘光迴先生。總管理處的普通職員，上班下班也要打卡。可是外公算享受當局待遇，與協理襄理一樣，不必打卡。桌子是紫色長方桌，桌面滿幅玻璃，還有兩架電話擺在桌上。坐椅是圓形，可以四面轉動。媽媽聽外公回家講了，一個勁吵，要

去書局看。外公答應帶全家去看他的新辦公室桌椅。

星期天外公帶媽媽和泰來舅去看他的新辦公室。外婆不要去，她在家洗衣服，所以也不許祥來舅跟去。媽媽和泰來舅坐在外公辦公室窗前，看著外面馬路上的行人，驚喜地呼叫。外公仰坐在大椅子裡，兩手枕在腦後，有些得意地看著兒女。

外公說：「我家在湖北家鄉有良田千畝，房產無數，礦業多多，可是我並沒有依賴這些過生活。我靠自己的本領來吃飯，從一無所有的窮書生，赤手空拳，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來。我們外省人，上海人看不起，更難奮鬥，可是我咬緊牙關，加倍努力，到底給我翻了身。現在怎樣，上海人承認我了吧，中國人承認我了吧！社會史大論戰，人人得承認我陶希聖獨樹一幟，自成一家，不可無視。我開始在中國歷史上畫出自己的記號了。」

媽媽說：「我長大以後，也要靠自己的本領打天下。爸爸做得到，我也能做得到。」

外公高興地說：「好，有志氣。人就是要有這點志氣、勇氣、理想。沒有理想，生活太沒意思。整天睡大覺，衣來伸手，飯來張口，會覺得生活有滋味嗎？陶盛樓親戚裡，有人家裡原來很有錢，可是他們花天酒地，不再努力，後來門庭衰敗，無以為生。我們不可以學那種人。」

媽媽說：「我不會。」

外公說：「有志氣，有自信，很可貴。不過自信不等於是自誇，自信也是從虛心實學中得來的。一時的文名，是社會對於一個努力上進的人所給予的一點酬勞。取得一時文名，雖不容易，但有時也許是機會使然。取得文名之後，要保持住文名，光大文名，十分艱難，也不能靠機會，只有靠不斷努力，繼續地奮鬥。一個作家，得到一點文名就自以為有超人能力，自以為不得了，

生出一種虛傲之氣，那麼就立刻會被社會鄙棄，成為過眼煙雲而已。」

媽媽不明白這段話，張大眼睛望著外公，半天沒說話。

外公轉過臉，看見媽媽的神色，笑起來，說：「這話不是對你說的，是對我自已說的。」

外公又說：「幾天做下來，我也才曉得，當局待遇也有不足之處。一般職員按時上工，按時下工。下工時間一到，不論手上工作是否做完，哪怕一件事正做一半也會放下，鎖好抽屜就走。我現在不打卡了，每天要在一般職員上工之前，先進辦公室。下工時手上工作沒做完，卻不能下工。而且，我幾乎每天工作到下工時都做不完。除了總經理書信、公司文書、法律事務之外，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各種雜誌，每期最後校樣都要送我檢閱、批注，發下去，才可付印。事情太多。不過，我自己寫的文章，總可以在商務的《東方雜誌》上作第一篇發表，也算報償吧！」

「爸爸，我不喜歡上學。」媽媽忽然說。

外公有些吃驚，忙問：「為什麼？開學那時，我看你很激動。學校功課太難嗎？」

媽媽說：「不，學校裡功課都太容易，都是我早向你們學過了的，沒意思。」

外公問：「那為什麼不想上學了呢？」

媽媽說：「老師講課沒意思，不用心聽講，老師罵，還打手板。我不用聽，也答得出老師的問題，老師還要我端端正正坐著，眼睛盯著黑板。一不注意，老師看到，就要打手板。」

外公聽了，嘆了口氣，說：「中國的學校，就是要打手板，打了幾千年了。」

「不是所有老師都打。」媽媽說著，眼淚掉下來，「國文老師不打，算術老師常打。」外公問：「為什麼呢？」

媽媽說：「開學第一天，每節課老師要我們講自己。我一開口，說出湖北話，全班同學大笑。老師問父母作什麼，我答說你寫書。老師問你叫什麼，我說叫陶希聖。國文老師聽了，很高興，說你寫的文章好，叫我坐到第一排座位。算術老師聽了你的名字，很生氣，要我坐到最後一排座位，而且動不動就打我手板。我越哭，她越要打。」

外公安慰媽媽：「你只要聽話，老師慢慢會不打了。」

媽媽說：「同學也欺侮我！我不會講上海話。我有白襯衫藍裙子，姆媽不讓我每天穿。同學都穿玻璃鈕釦的衣服，我穿姆媽做的布褂，同學看見就笑。毛阿弟幾個女生聚在一處，指著我咬耳朵講閒話。丁阿根幾個男生學我說話，刮臉皮，還會丟石頭打我。我一個朋友都沒有。」

外公說：「上海人從小天生一種優越感，看不起任何外省人，我想得到你的情況。琴丫，常常，痛苦孤獨對人是一種意志和決心的推動或者磨練。因為這樣，你會更快學會說上海話。你會下定決心，有朝一日，你要成功一番事業，讓那些曾經嘲笑過你的人無地自容。」

「我每天在學校，只想回家。」媽媽說。在家裡，媽媽感到安全，跟外婆在一起，媽媽不用害怕，不用操心，一切都平平靜靜。

外公說：「讓那些同學去說閒話好了，你只要好好讀書，將來有出息就好了。小小年紀時候，喜歡逞強，好欺負人的孩子，多半長大了不成材。你不要去理會這種學生。」

媽媽說：「你不要把我的話告訴姆媽。」

外公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媽媽說：「姆媽會跑到學校去罵那些欺侮我的同學，他們更要欺侮我。姆媽要我上學好好念

書。我不能對她講，我不喜歡上學，姆媽會傷心。」

外公把媽媽抱到懷裡，摸著她的頭髮，說：「好，我不對姆媽講。你以後有什麼心事，都對爸爸講。好不好？」

媽媽答：「嗯。」

外公說：「所以你每天還是去上學，對不對？」

「嗯。」媽媽也答應。

四十

那天從天亮就一直陰著天，很冷。外公說可能他傷風了，中午回家吃過中飯之後，下午沒有再去印書館上工。他先在床上躺了一會，又睡不著，下樓來坐在書桌邊喝茶。頭疼得很，看不進書去，外公手裡拿著書，從書房門望出來，看祥來舅在客廳地板上專心一意搭積木，擺高了塌，塌了又擺，很耐心，很安靜。看了一會，外公問：「祥丫，你天天中午不睡中覺嗎？」

祥來舅抬頭看看外公，搖搖頭。

外婆在灶間大木盆邊洗衣服，聽到外公問話，回答說：「他從來中午不睡中覺。他每天晚上吃過晚飯就睡，大概不到七點鐘，一覺睡到早上六點半，每天也可以十二個鐘頭，夠了。」

外公看著祥來舅擺積木，忽然意識到，在家裡很少聽到祥來舅的聲音，也不多聽到泰來舅的聲音，只有媽媽在家一天到晚大嗓門叫喊。外公放下手裡的書和茶杯，走出書房，過去在祥來舅身邊蹲下，說：「爸爸帶你出去走走，好不好呀？」

祥來舅抬頭看著外公，沒有說話。

外公說：「爸爸不常帶你們出去，今天不上工，帶你到公園去玩玩。好不好？」

祥來舅站起身，仍然望著外公，不出聲。

外婆在灶間，停住搓板，說：「不要出去跑。秋天了，天氣冷，又陰，說不定要下雨。他這兩天流清鼻涕。就在家裡玩吧！」

外公無可奈何，對祥來舅笑一笑，說：「姆媽說了，不能出門去，只好在家裡玩。」說完，重新回到自己書房，坐到書桌邊，拿起書，翻起來。

客廳裡，祥來舅便又蹲下身，繼續擺積木。過了一會，外公站起身，出書房，過客廳，到灶間給茶杯添開水。走回來時，發現客廳地板上積木散亂丟著，祥來舅搬了一個小凳到客廳門邊，站在上面，對著門上玻璃窗向外望，好像已經望了很久了，窗玻璃上被他自己口鼻吹出的哈氣烏了一大團。看來，外公剛才提出帶他出去玩的話，打擾了他在家裡玩積木的安靜，生了出去玩的心思，所以站在窗前向外面張望。外公心裡有些不好受，走回書房，把茶杯放到書桌上，又走出來過去站在祥來舅身後，說：「我來教你玩一個新鮮的。」

祥來舅轉過臉來，看著外公。

外公指著玻璃窗說：「你看這裡，是你鼻子裡口裡吹出來的哈氣。這樣，用一個手指，可以在哈氣上畫圖寫字。看見了嗎？好玩不好玩？」

祥來舅睜大眼睛，盯著窗玻璃上外公手指畫出來的字。又回頭看看外公。

外公說：「你也可以寫，你自己寫，自己畫，用一個手指頭。對，對，這樣就好了。你可以畫狗，畫房子，愛畫什麼就畫什麼。」

祥來舅一個手指在玻璃上的哈氣上畫，他終於笑起來。

外公也笑了，說：「畫多了，窗上哈氣沒有了以後，你這樣張開嘴，朝玻璃上哈。嘴裡出來的是熱氣，玻璃上面冷，所以嘴裡的熱氣會在玻璃上結哈氣。看到嗎？」

祥來舅學著外公的樣，把臉貼近玻璃，張嘴哈。他嘴小，一次只能哈一點點地方，然後用手指畫一兩個道道，一次又一次，不厭其煩，覺得有趣，樂得笑出了聲。

外面有人按響門鈴。外公把祥來舅抱到旁邊客廳窗前，挪過飯桌邊的一把椅子，抱祥來舅站上，高了許多，剛好構得著玻璃窗。外公說：「好了，在這窗上也可以哈氣畫道道。」

說完，外公才過去應門。想不到，門外來人。一個高個穿西裝，一個低個穿長衫，另一個穿學生制服戴學生帽。外公覺得好像面熟，卻叫不出姓名來。三人一見外公，陪著笑臉點頭。

低個長衫說：「陶先生，下午在印書館找你，不想你身體不適，沒在辦公室。不過有些事情很要緊，只好到家裡來打擾。」

聽這麼說，外公反應過來，這三人是商務印書館員工，在書局偶爾見過一面，並不認識。

高個西裝介紹說：「這位是張先生，這位是李先生，敝姓劉。」

外公於是伸手讓客，說：「張先生，李先生，劉先生，三位，請，請。」

三人隨外公走進客廳，轉進書房。外公對灶間喊：「來了三位客人，泡茶。」

高個劉先生忙說：「不用招呼，不用招呼，坐一坐就走。」

外公挪動書房裡的兩把椅子，又從客廳飯桌邊搬兩把椅子進書房，一邊說：「不好意思，家裡小，也沒有客廳沙發，只好委屈三位。不過我的茶可是上等的。」

三人都笑，忙說：「陶先生客氣。」

看到客人們都坐好了，外公便也在書桌邊自己的坐椅坐下來，正對著書房門，剛好看到祥來舅站在窗前，仍然在專心致志地畫玻璃上的哈氣。外公心裡又覺得一陣不舒服。

外婆端進茶盤來，放好三個茶杯，提起茶壺要斟。

張先生忙欠身說：「陶太太不必費心。我們自己來，自己來。」

外公從外婆手裡接過茶壺說：「我來好了。」外婆走出去了，外公一個一個倒茶。

李先生說：「我們今天來，是與先生討論印書館的新規則。」

外公放下茶壺，說：「請用茶！說到新規則，那是王雲五總經理出國考察之後，根據美國管理方法，親自制定的一套科學管理通則，公布出來，宣布要實行。與我並無關係。」

劉先生說：「可是看其中命意措辭，知道是先生的手筆。」

外公說：「所以你們要談的，並不是新管理規則，而是對你們罷工十九個條件的答覆。」

三個客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

外公從門口望著窗前的祥來舅，對客人們說：「書局管理通則，是王總經理親自編寫的，我一點沒有插過手。書局對員工所提條件的答覆呢，是印書館總管理處人事科提出來的。王總經理看過之後，不過讓我在法理上作些研究罷了，也不是我寫出來的。」

三個客人開始輪流講話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反來覆去。

王雲五考察過美國商業管理之後，想在商務印書館也採納一些現代管理措施，比如員工中午不回家午餐，印書館開設一個餐廳，提供午飯茶水。又如每個員工的工作定額定時，限期限量必

須完成，不允許員工繼續自由散漫，上工時睡覺聊天。又比如要考察工作成績，根據業績評定薪水，做得好升級提薪，做得不好也要降級減薪，三次警告不改進的，只好解聘。

可是，印書館員工們不接受，不答應，甚至向總經理提出條件，不答應就罷工。

外公聽著三人講話，心不在焉，只是望著客廳裡在窗上哈氣玩的祥來舅。過了一陣，外公實在聽不下去，便插嘴說：「三位，請聽我說一句。我覺得，王總經理這些新規定並沒有什麼不對，既要工作，自然敬業樂業最為重要。願意做好，自然做得好，定不定額，定不定時，沒什麼要緊，反正做得到。說不定，定額定時反讓各位輕鬆了呢，用不著做那麼多了。再說，印書館說要給大家吃午餐，你們各位大聲叫好，沒有一點異議。一說請大家努力工作，就叫苦連天。這也有失公允吧？印書館是大家的，所有人都做得好，書局賺了錢，大家都得利。只要求印書館照顧大家，卻沒有人願意多為印書館出力，印書館做得不好，賺不來錢，大家都會受損失。倘若最後印書館關了門，各位都失了業，有什麼好呢？我這是為各位著想，才講這幾句話，其實，我個人對印書館生意做得好不好，才最是無所謂。我本來並不靠印書館活命，不在印書館做事，我照樣寫書，照樣過生活。不過，王總經理改進現代化管理，我覺得很應該……」

院外大門門鈴響起，打斷外公的話。祥來舅在客廳裡歡呼一聲：「姐姐哥哥回來了。」

祥來舅一邊叫，一邊從椅上爬下，開了客廳門，跑過天井，到大門口，踮著腳尖，抓住門把手，打開門。外婆從灶房出來，站在客廳門口微微笑著張望。媽媽和泰來舅背著書包走進門來，他們兩個人上同一間小學，每天一起上學，一起放學。

外公可以從窗中看到天井裡，祥來舅和泰來舅一邊講話，一邊走進客廳。